

壹、前言

政治是追求權力分配的過程，在此過程中，任何政治事件、決策或者行動的背後，都會涉及政治人物的動機（*motive*）。但動機的形成極為複雜，如果光從認知（*cognition*）著手，並不能完整的理解政治行為，職是之故，人格（*trait*）研究遂成爲分析動機的一項有利工具。因爲政治人物的行事風格反映其人格特質，而動機驅動著人格的形成，提供行動的準則。換言之，人格是一種動態的組成，動機乃是人格的一項核心概念，如果未能理解動機，則無法理解個體的行爲。例如，動機影響著政治人物塑造他們的領導角色，在履行職責時，必須依循該國的制度與規則、遵守的獎勵與違背的懲罰，這也意味著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需受到角色的約束。以美國總統在國家大政與各種決策中的角色爲例，總統會利用其政治與管理的資源，掌控政府的運作。由於每個總統都有自己的人格特質，多數的政策必須配合總統的信念與風格，他們的治理模式都是獨一無二，其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總統的偏好。此外，總統在當選前後行事風格大變的可能性甚低，這不僅代表著政治人物的心存定見，也彰示著人格定型後不容易隨著時空而轉換（Newmann, 2003, pp. 21-25）。

由是觀之，大多數現代國家的政治變革，是由於政治人物（特別是菁英）的意志使然，特別是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，許多威權國家的專制領導者往往扮演關鍵角色。以臺灣民主轉型的進程爲例，蔣經國與李登輝便可視爲是主要的肇端，若無肇端的啓動，雖具備其他條件，如國民所得達到某個標準，但民主化不一定會發生（Huntington, 1991, pp. 107-108）。亦即，除了當時時空背景的結構因素外，能動者主要決定了政治的走向，而他們的人格與動機則是研究者感興趣之處，吳乃德（2004）認爲民主之於蔣經國乃是獨裁者不得不然的妥協；石之瑜（2001）認爲民主之於李登輝既是政治鬥爭的慾望，也是國民黨必須接受以完成歸屬的成就感。種種關於政治人格的爭論充斥著學界，難以獲取共識，這說明了政治心理學的應用仍需繼續發展，特別是在轉型國家如何評價政治人物的歷史功過。

準此，本研究之目的便在剖析新興民主國家總統的人格特質與動機，是否會影響及如何影響國家治理。在第貳節中，首先介紹人格研究，再論其研究方法如何與政治學相接，跟著探討人格及其背後動機的含義，三種動機驅使政治人物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爲，可藉由語言分析理解；在第參節中，針對本研究標的：2008 年政黨二度輪替後的馬英九作爲對象，嘗試側寫其動機與政策的關

係；最後一節則是結論，並歸納三種動機交互影響的作用。

貳、人格、動機與政治

所謂人格，是指一個人典型（typical）行爲、思維與感受方式的總合，加總起來讓人與人彼此不同。申言之，一個人的人格由其相對不變的心理特質組成，這些特質是他或她獨特的典型，特質之所以相對不變，是因為在正常條件下，每個人都會有穩定的心理狀況，即使人與人的生理特徵極其相似，但典型的人格使得每個人獨一無二，也得以區分。目前心理學界大多將人格歸納爲五個基本特質（big five model）：神經質性（neuroticism）、外向性（extraversion）、開放性（openness to experience）、隨和性（agreeableness）與自律性（conscientiousness），這五個特質能夠全面描述人格，它們受遺傳、環境與經驗影響，而大多數人都可能同時符合幾個特質（Lahey, 2001, pp. 459-462）。在名稱上，政治心理學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用法，除了人格外，還有個性（personality）、性格（character）與風格（style）等。嚴格說來，這些所指涉的概念雖不盡完全相同，如性格是深層內生的結構，個性是潛層外顯的行爲，但大部分研究者之研究標的，都聚焦於人格特質乃是個人信仰體系的內容、價值觀與態度（Cottom, Dietz-Uhler, Mastors, & Preston, 2010, pp. 20-21）。需注意的是，文化是締造人格特質的強大力量：在西方世界，個人主義較注重成就的優越感；而在儒教世界，較強調合作的親密感。不過，這些都只是簡單的劃分，文化內部也會有許多變化，塑造獨特的人格，不能以偏概全。

雖然人格研究已經廣泛地運用在社會科學各領域，但在目前科學典範的標準下，人格研究受到相當多的質疑。以政治學來說，其分析目標（如政治人物或決策團體）的主觀願望，若非難以檢驗真偽，便可在制度等條件下忽略，此種整體主義（holism）的影響，在20世紀一度成爲主流，讓政治心理學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。學界一般的觀點是，人格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泛指作爲普遍現象的互動關係，政治科學所重視的宏觀意義與政治心理學的微觀意義大相逕庭。原因在於後者的研究對象是個體，無論是從人格、情感（emotion）或認知等面向出發，這種方法論的個人主義（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）總免不了還原論（reductionism）的質疑。也就是說，個人行動是總體社會現象的基本元素之一，但行動不只是其主觀願望的反射，也受制於外在客觀機會的支配（Elster, 1993, pp. 7-9）。不過，政治心理學家則提出反駁，認爲在遺傳（個體接受的生